

“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大家谈”系列报道(上)

编者按:质量是教育永恒的话题。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工作者永远的追求。“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为加快推动我国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回应时代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目前,我国教育质量转型、育人重心调整正式进入政策和实施层面。为此,本报分两期就读者关心的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如何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等问题,约请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进行深入探讨。本期推出上篇——

直面时代挑战 重新认识教育质量



树立科学的质量观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本报记者 言宏

义务教育质量提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日前,记者就如何看待义务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等问题专门采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质量被狭义地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由此导致学生过度竞争、择校严重、家长过度焦虑等问题。新时期,我们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质量。”杨东平开门见山地说。长期以来,在大部分人的眼里,提高学生分数就是提高教育质量。其实教育质量的内涵十分丰富,应该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特别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等,在此基础上,配合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目前,农村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农村学校的硬件明显改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许多农村学校“上好学”的追求,实际上异化为对城市化的应试教育的追求。缘于此,杨东平认为需要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身心健康的生活及生存技能。”学校的教育目标要从“达到一定标准测试的考试成绩”和“着重关注数学、科学、语言和社会研究领域的西方传统教学模式,教授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知识”转变为“对学生及其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

杨东平认为,对教育质量的认识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2000多年前,中国先贤说:“大学者,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00年前,杜威提出“儿童中心”的理论,认为“除了儿童的生长外,教育没有别的什么目的”。教育的本质原本是单纯而清晰的。但是,应试教育对教育的异化,使教学成为培训,学习成为刷题,考试和分数成为目的。“教育的雾霾”遮蔽了人的需求、人的温度。

回归教育的本质,就要从应试教育突围。重新审视教育目的,矫正经济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教育的本质不是强迫和灌输,而是点燃和唤醒,给每一个学生适应社会、自我发展的力量。要确立“儿童中心”“儿童优先”的理念,举办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落实儿童发展纲要“保障儿童享有闲暇和娱乐的权利”“改善儿童生存和发展环境,尊重并鼓励儿童积极参与”的要求。要改变唯分数、唯学历、“目中无人”的教育,回归树人育人、学做真人的价值。学校要培养正直、善良、追求真理、关注公平和正义、具有完美道德和高尚情操的人。要遵循生命生长发展的规律,发掘每一个人独特的价值。按照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重视非智力因素和核心素养的养成。要使教育重新成为社会文明的源头活水,恢复教育家办学,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共治共享的事业。

更新教育理念是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的基本前提。当前,教育评价是导

致各种教育问题、教育乱象的直接原因。改变“五唯”的错误导向,就是要摒弃应试教育体制形成的一整套价值、制度、评价,按照以人为本、以儿童为本的价值观,构建一种崭新的教育生态。这需要改变追求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标榜的教育政绩观,改变甚至将教育视为投资和生意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最核心的价值。

“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杨东平强调,我国于1991年、2001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3份儿童发展纲要,体现了“儿童优先”“儿童中心”的理念,建立了“儿童权利”体系。这是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行动方案,也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学校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面向未来,需要通过教育创新,构建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全新教育生态,保护儿童和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促进教育创新是这一代教育工作者未来共同的目标。”杨东平认为,面对未来,要适应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的挑战,就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人的智能,而不是与机器竞争计算能力、解题技巧,即所谓“用人类智能战胜人工智能”。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重视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是教育创新的重要方向。减轻学生负担,从应试教育突围,不仅仅是为了解救困境中的孩子,也是为未来培养人才,具有前瞻性的价值,有利于达成素质教育、核心素养、21

世纪技能等目标。教育创新不仅意味着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也不限于教学过程,它意味着将互联网文化所昭示的自主性、开放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公众参与、资源共享等价值融入现行教育,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教育教学创新等不同方面。

在新的教育生态中,满足这种多样性、选择性的教育需求,需要超越单纯财政视角、单纯高考视角、单纯教学视角的教育改革,将教育结构、教育体制和机制的调整改革作为核心。“要加强督政,对地方政府的错误教育政绩观实行问责。”杨东平对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提出了解决之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以“北清率”不达标为由责罚教育局局长,形成从“市长—局长—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压力链,其根源是地方政府错误的教育政绩观。因而,制止教育恶性竞争的乱象、禁止给学生学校排名和公布成绩、禁止以升学率奖惩教育局,需要追根溯源,对地方党政领导实行问责。

当然,深化考试改革和评价制度改革也是重要方面。需要更新教育评估理念,加快教育评价制度和技术的改革。要继续深化高考和中考改革,改变“分分计较”的评价方式。“所有这些治本之策归纳为一点,就是改善基础教育生态、从应试教育突围。面向未来,需要通过教育创新,构建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全新教育生态,整体降低‘学历军备竞赛’的水平。”杨东平说。

培养学生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总校长 省特级教师 俞国栋

教育质量观与人才观、教育观密切相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笔者对以下两方面感受颇深。

一方面,学校要全面端正教育质量观。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谁都不会否认这个纲领性的主张,但是,校长作为办学的实践者,其教育质量观是直接与行为相贯通的。当办学质量过度依赖于生源质量,学校的教育水平仅用教育结果来衡量,脑子里追求分数GDP,口头上总是合格率、优秀率,评价总是依赖量化数据,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对教育质量的僵化理解和对教育结果的片面追求。

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无论大学、中学、小学,我们都要思考这个问

题。素质教育的提出,推动了教育质量观的转变。教育不仅仅是让儿童掌握知识,更是要让儿童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我们的眼里要看到一个个生动的学生,不能只是数据、奖杯和证书,也不能只看到宣传材料里的典型个例,我们需要观照到“每一个”。曾经,我们的评价是“一刀切”,眼里看不到个别学生。而目前,因为评价、评比的因素,学校需要审视“忽视全体而关注个别的行为”,比如,为了获奖而让个别学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为了学校的特色而不顾一切地炮制特色;甚至仅为为了被宣传被报道而猛刷存在感,一味地博眼球、被关注、不管不顾地为“上头条”而飞蛾扑火。学校的教育质量观,需要端正到看见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我们需要“静心教书、潜心育人”。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还要特别加强

培养学生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我们倡导培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独立完整的人。面对现状,面对今天的学生,我们观察、分析、判断、建议,同时也焦虑、着急。我们看到了学生中的自我中心、漠视情感等问题,表现在他们对“给予”当然接受,对“照顾”理所应当,对父母毫无感恩,不乏“生活越来越好而感受幸福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世界越来越精彩而眼神却越来越冷漠”的现象。

看到问题,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任其野蛮生长。作为教育的积极行动者不能只看到问题、评议现象,我们一定要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感受幸福的能力,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情和对

学习的热爱。我们要舍得花时间和精力,设计各种有意义的教育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活动和经历,让学生能看到身边花鸟鱼虫、山水树木的生动,能感受到父母亲友、师长同学的温暖,能捕捉到学校生活、学习活动的快乐。我们的学生不仅要能体会成功的喜悦,还要会承受失败的落寞。我们需要指导学生清晰地说出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培养学生感受幸福、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这就是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认真研读《意见》等纲领性文献,刻苦钻研教育发展前沿理论,不是空洞的表态,而是需要我们用教育行为去实践和追求。我们期待学生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去创造幸福,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去建设祖国,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去造福他人。

“两山”理论对科学认识教育质量的启示

□省特级教师、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 朱永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其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蕴藏着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为今后认识与把握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许多人认为,“两山”理论为未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路线图,所以是一个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但作为一名教育人,我们必须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想去理解“两山”理论中蕴含的有关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精髓。

对义务教育质量提出新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正是长身体长知识、形成三观的关键期。少年强则国强,义务教育的实施本身就是为提升未来公民素养和国家竞争力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因此,义务教育的质量某

种意义上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为国家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由于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义务教育现状开始出现许多急需变革和提升的方面,义务教育的目标与质量标准需要我们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估。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离不开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正确的人才观。国家的竞争是公民素养的竞争,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由于价值认知的偏差、文化观念的滞后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应试教育的倾向一直未能根本扭转,并造成了目前学生课业负担繁重、身心健康下降的局面。应对未来挑战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等核心素养的培养,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难以落实。

令人最为担心的是,无论教师、家长还是校长、局长,甚至市长等“具有教育影响力”的人中,许多人因为中高考的客观公平性便把考试成绩、升学率当成了最硬核的“质量指标”。从而放弃了对自

己教育行为、管理行为和评价政策的谨慎反思,使今天的教育演变成一场可悲的剧场效应。屡禁不止的违规补课、生源大战和层出不穷的校外辅导机构,都不由让我们想起改革初期一哄而上的乡镇企业:为了眼前的经济效益,多少厂矿企业把蓝天、绿地和清澈的江河给污染了,极大透支了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启示我们教育人:教育中有价值的不仅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体育、艺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等“绿水青山”也是教育质量和,也是我们教育的“金山银山”。只有树立科学全面的质量观,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美好愿望才能带来教育生态的修复。

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与科学的人才观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所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非常重要。中国培养人才太刻意,所以难出大师级人物。义务教育阶段不该太讲成绩太注重学科知识的灌输,而错过了体育活动、文艺联欢、劳动野炊、手工制作等一座座的“青山”、一条条的“绿水”,这些才是教育最宝贵的课程、最

有意义的生长课。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乡、环境专家朱永官获得了中科院院士的荣誉,周围许多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们印象中,能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顶尖科学家必然从小就是名扬乡里的神童或学霸,但事实上,朱永官在中小学阶段的成绩一直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他真正表现得越来越出色是上大学之后的事。而他本人多次表示,他在中小学期间遇到的几位好教师和帮家里干农活的经历等对他的成长和帮大了重大的影响。好奇心、梦想、责任和感恩等是无法用考试和分数来显示的,但就是这些最滋养生命的東西,就像绿水青山,在我们的成长中蕴含着“金山银山”般的价值。

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需要我们真正坚持“五育”并举,把学生良好的视力、健壮的身体、强烈的好奇心、动手实践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精神、独特的个性等“绿水青山”守护好,因为这些才是比考试分数更有价值的教育质量。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普通教育研究所所长 林莉

2020年伊始,教育部考试中心“官宣”《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系统描述了基础教育“最终出口”评价的整体构架。而此前,以《意见》为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密集颁布了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以全球人才观、教育质量观的全面“升维”为背景,我国教育质量转型、育人重心调整正式进入政策和实施层面。

关注全球性教育质量观的新变化。讨论教育质量,不能离开其时代背景。近10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拓展、介入人类工作与生活广度与深度的持续增长,全球范围内关于“什么是适应未来的好教育”的讨论如火如荼。这些全球性智库的讨论,至少为新兴的“教育质量观”完成了两轮内涵上的“迭代”:第一轮,以早些时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心素养框架”、欧盟的“终身学习核心素养”、美国的21世纪核心素养等为代表,助推了“知识”导向的主流教育质量观的松动和“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质量观的兴起;第二轮,从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观察到未来就业的变化和工作技能的不稳定性,将“能够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作为未来人才的重要技能,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30学习框架的“自定航向”为代表,“自我”导向的教育质量观应运而生。

如果说,从100多年前斯宾斯振聋发聩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开始,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人们一直努力试图寻找人类“好教育”共同的“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基础,那么我们会发现,与“知识”导向、“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质量观不同,“自我”导向的教育质量观,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们首次从未来的不确定性出发,放弃了对“好教育”具体的、确定的、普适的共同基础追求,转而追求面向个人、超越知识、超越学科、超越确定性的质量。正是基于此,有人提出,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频道、换跑道和换赛场。因此,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在全球性的教育“升维”战略中,重新定义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内涵,谋划我国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改革实践。

“教育质量观”冲突引发的撕裂将长期存在。其存在于学者口中 and 笔端的“理想”教育质量观和国际前沿的“新锐”教育质量观,存在于政策文件中的“已然”教育质量观,存在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具体实践中的“实然”教育质量观,以及人们感受到的教育质量观,共同组成了教育现实质量观的总体图景。应该认识到,教育质量观的“多义性”,必将导致社会舆论和教育实践对“好教育”理解的撕裂,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教育改革与发展长期面临的生态。政策的制定和呈现,如何创造多种质量观对话、碰撞的环境、条件和平台,稳健、持续调整育人重心,不断弥合“理念的教育质量观”与“实践的教育质量观”之间的鸿沟,是走过教育改革的撕裂与摇摆,实现教育质量关键要素的更迭、重组,形成新的、稳固的教育质量观的必由之路。

发挥评价在教育质量“升维”中的支点作用。教育质量“升维”的关键是改变按指标量化和排序的一元评价法。就学生层面而言,如何从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的复杂性,设计科学、多维、结构化、画像式的综合评价,评价不可纸笔检测的实践性能力、跨情境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认知能力、社会行为能力,全面地刻画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质量,尤其是各个维度之间的结构,是“自我”导向的教育质量观的应有之义。评价“升维”意味着,综合评价各个维度的结构比各个维度的总分更重要。只有这样,多元评价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教育质量“升维”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意见》提出的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的新导向,应通过评价建设有特色的县域—学校—学生三级教育质量体系来实现。

超越知识·教育质量观的「升维」与重构